



北宋 王居正 紡車圖（局部）

Where is Feminism?—The Examination of Absent Feminist
Issues in Taiwanese Secondary Art Education

“她” 在那兒？

—尋找中學美術教育的性別議題

趙 惠玲 Huei-ling CHAO
美國賓州立大學博士班候選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講師

壹、前言

走進位於臺北市新生南路巷道間一棟老公寓二樓的「女書店」，發現書架上有關女性議題（feminist issues）及性別議題（gender issues）的書，比起從前要多了許多，覺得既是高興又是著急。高興的是曾被忽略許久的女性及性別議題終於不但被搬上檯面，還努力掙扎出了一個小局面；著急的是要問問自己，身為一個女性美術教育工作者，能為這個領域做些什麼？回想自己這一代從小到大所接受的，是否真是一個沒有性別偏見的美術教育？如果不是，該怎麼做才能提供一個較趨近於兩性平等的美術教育環境給下一代？

國民教育既是每一個國民的權利與義務，其課程內容不論在質或者是量上，都應被檢驗是否真正的顧及了對於不同性別學生的關照？就美術教育而言，這樣的檢驗，可以先從兩個方向來著手。第一個方向是溯本追源，查驗「女性」在我國美術史上的地位與所扮演的角色。一則可以察看清楚美術史是如何看待女性？若有偏頗，是否可以將之指出，告之下一代？或著是否可以將美術史另行解構修正？因為美術史的撰寫原本就難避免美術史家或是個人具有、或受時代制約的偏見，隨著物換星移，應該有重新被解釋或定位的空間。二則，美術老師們自來受到此類美術史的薰陶訓練，或許並未察覺有任何不妥，若能邀請其自不同角度解讀美術史，那麼不論是贊成或者反對性別議題，美術老師將有重新思考其美術教學方向的彈性。

進行檢驗的第二個方向是查看相關議題在中學美術教育課程中的地位。要這麼做，首先，我國國民美術教育的最高準則—美術課程標準，應該先被檢視；其次，應分析坊間所出版的美術教科書的內容；再者，應了解對國民美術教育居功厥偉，站在教學第一線的美術老師們對於性別議題的認知與信念。對課程標準的檢驗可以窺見政府及美術教育學術界的看法；對於坊間教科書的檢驗可以查悉美術教學界主流思潮的看法；對於美術老師們之認知與信念的了解，則可助益於我們對相關議題在教學實務層面上的認識。在這篇文章中，限於篇幅，僅先就前面所提及的第一個

方向，以國中鑑賞教學之傳統人物畫為例，嘗試對女性在中國美術史上的地位與所扮演的角色進行初步的解析，日後為文時，再就第二個方向進行討論，希望對達成一個兩性平等的美術教育環境能盡一些心意。

貳、女性在中國美術史上的地位與所扮演的角色——以國中鑑賞教學之傳統人物畫為例

研究一個族群的發展與歷史定位，是一件牽連甚廣的事情。有關女性族群在我國美術史上的發展狀況自然也無法在短短篇幅中剖析完畢，須經由不同領域的學者自不同的層面進行探索。於此篇文章中，僅以國中鑑賞教學中傳統人物畫為例，藉著幾個方向來邀請讀者們共同想想，到底「女性」在悠悠蕩蕩數千年的中國美術史上是如何被看待又是如何被表現？是被誰所表現而又是由誰來評價？

很顯然的，雖然中、西方文化有別，女性在美術史上所扮演的首要角色卻中外皆同，那就是，女性往往被視為是被描繪的「對象物」（the object; Berger, 1972）。換言之，在從事創作的過程中，藝術家是「主體」（the subject），是站在主動的一方進行描繪的創造者；而被描繪的女性則是被動的一方，被掌握主控權的創造者視為置身事外的「他者」¹（the Other; De Beauvoir, 1989）。既然被視為是無關緊要的對象物，當被描繪時，女性少有發表意見的機會，正如同一只花瓶一樣，我們何曾聽過藝術家在創作前先去徵詢那只花瓶：「我可以畫妳嗎？妳希望怎麼樣被描繪？怎麼樣才能表現出妳的想法？」。久而久之，花瓶不但忘了自己擁有對於自身的主權，甚至還被教育成習慣於以別人的眼光為標準來評價並塑造自己。這種情形，常體現在各種藝術創作類別中，而女性在中國傳統人物繪畫中被詮釋的情況，就是一個有趣的例子。

在對許多普遍被用以進行國中鑑賞教學的傳統人物繪畫中，女性人物的「角色」進行檢視後，

可以發現在多數的作品中，女性所被賦予的大多是被动性較強的角色，而這些角色也的確反映了中國各時代多數女性在當時社會上的集體地位與性格。正如同傳統西方繪畫中女性人物常不脫出一些固定的角色一樣 (Collins & Sandell, 1984)，在這些被用以進行鑑賞教學的傳統人物繪畫中，女性人物常可見到以下列的身份出現：神鬼巫女、皇室貴族、家庭主婦、侍女、以及藝妓。儘管這些不同的身份有社會地位的高下之分，每個角色背後也都有其圖像意義及歷史背景，著實不能任意即予論斷，但若單從其角色的屬性而言，這些角色似乎都免不了是主流社會的附屬物。當然，不同於本文所提出的反證並非不存在，只是千萬別忘了，當要檢視一種社會現象時，少數的特例是難以被用來代表多數的；換句話說，武則天的例子不能代表全體女性在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地位。

在對這些人物畫中的女性角色進行檢視後，其他的疑問接著產生：這些以女性做為表現對象的作品是誰畫的？女性藝術家在中國美術史上的地位如何？她們有多少人？她們是誰？她們是如何被評價的？為了探究這些問題，撰寫本文時，由於無法彙集所有的資料——分析，僅分析了一些較具代表性的相關工具書，希望自所得的結果可窺端倪。根據本文分析的結果，中國美術史對於女性藝術家的關注不但量少並且質差。數量的稀少說明了中國女性向來不被鼓勵或甚至被限制依個人性向，發展專業藝術創作的事實；品質的低落說明了美術史家們對於女性藝術家的不重視，並傾向以單一的男性價值觀來評析女性藝術家及其作品。

一、她們有多少人？

美國知名的女性藝術工作者 Nochlin (1994) 的著名問題：為什麼我們沒有偉大的女性藝術家？(Why have there been no great women artists?) 在七〇年代被提出後，掀開了西方女性藝術工作者對於自身地位及價值的省察。西方藝術界如此，我們的情況又如何呢？來玩個小測驗，請舉出中國美術史上著名的女性藝術家三位，或者，舉出所知道的，民國之前的三位中國女性藝術家。如果舉不出來，不用難過，這是一個足以問倒許多藝

術專業工作者的問題。那麼，讓我們試著來數數看，到底「入史」²的中國女性藝術家大概有多少人呢？

在雄獅圖書公司所出版的《中國美術辭典》(沈柔堅主編，民78)中，自西元一〇〇至一九一一年清朝結束之間，大約記錄了有一千四百五十位左右的中國藝術家，其中包括有畫家、書法家、篆刻家、版畫家、工藝家、陶瓷家、以及雕塑家等。在這為數一千四百五十位左右的藝術家中，僅有四十位被註明是女性(見附錄)，有三十位是畫家，兩位書法家，五位工藝家，一位陶瓷家，以及一位雕塑家。也就是說，在入史的中國藝術家中，女性藝術家與男性藝術家的比例約是1:36。當然僅以一本辭典來下論斷並不理想，與實際上的情況一定有所出入。然而，即使比例再接近些，在一個理論上男女人數應大致相當的社會中還是懸殊的驚人。雖然女性是中國藝術家描繪的重要對象，女性藝術家在美術史上卻是一個極度弱勢的族群。當我們發現絕大多數以女性為表現主題的作品均非女性藝術家所繪時，實在並不意外；只是，這些男性藝術家們是用什麼樣的觀點去詮釋女性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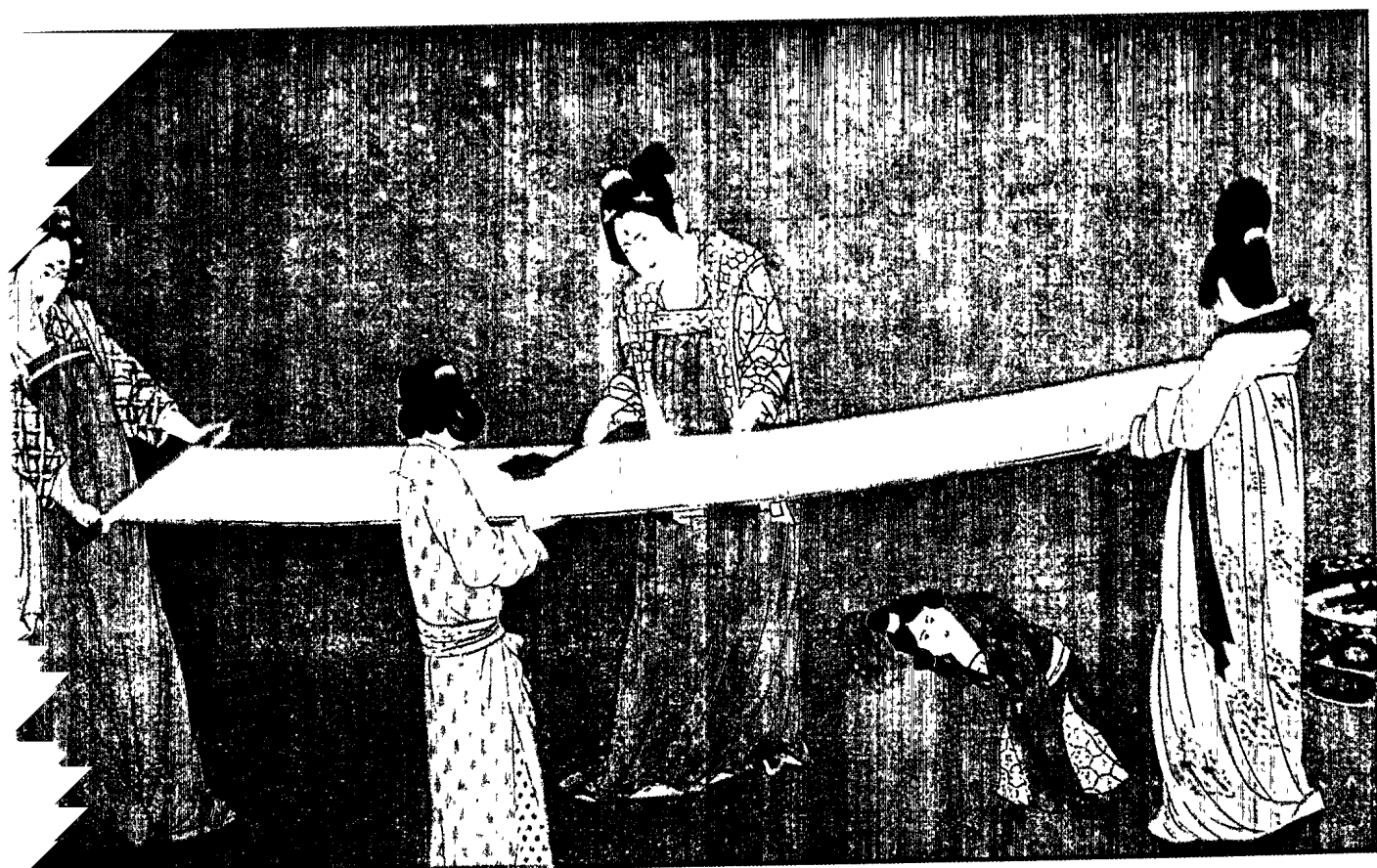
二、她們是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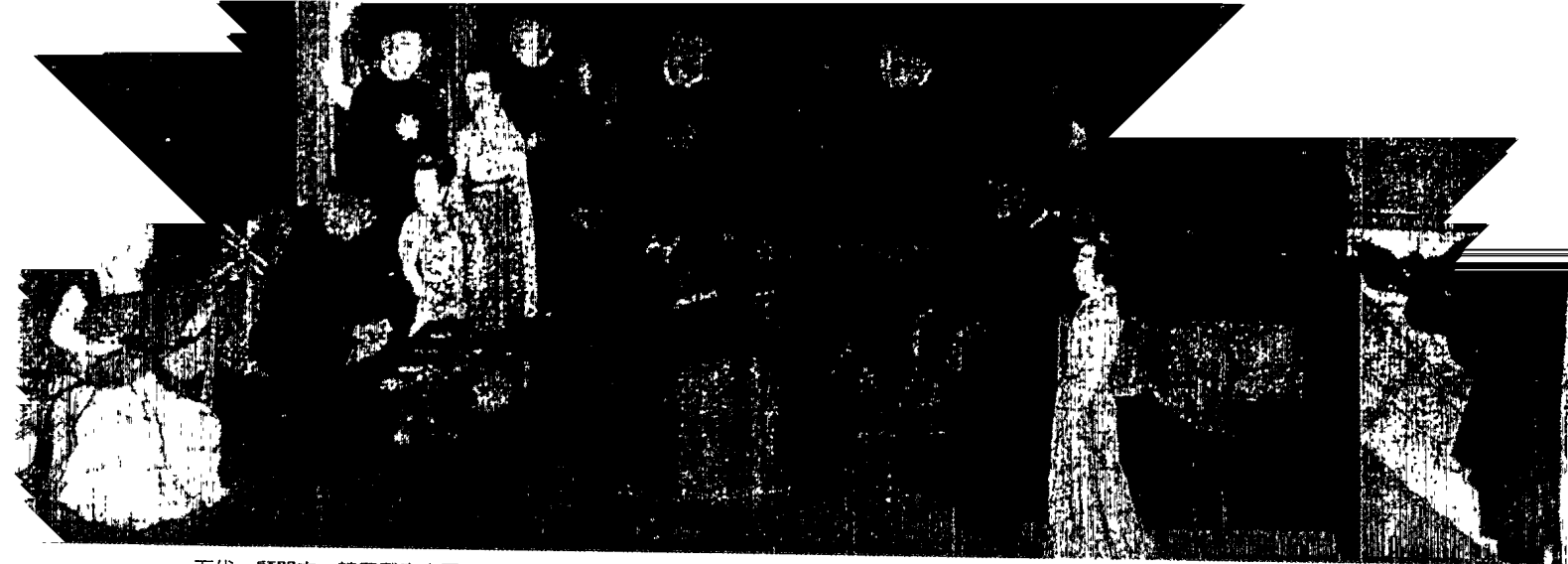
當再進一步去閱讀這些女性藝術家的簡傳時，一些有趣的現象進而浮現。首先，在這些女性藝術家中，有十位左右來自於知名的男性藝術家家族(見附錄)。也就是說，有不少女性藝術家是著名男藝術家的妻女、侍妾、姐妹、或其他親戚。這種情況令人懷疑，如果這些女性藝術家並非來自於藝術家庭，她們還會被美術史家察覺並記錄嗎？或者，難道她們的藝術成就應該歸功於她們的男藝術家親戚嗎？還是我們應該慶幸，還好這些女性藝術家成長於有個著名男藝術家的家庭，否則她們也許和其他許多很可能存在過的不知名女性藝術家一樣，在不被史家重視的情況下，煙消雲散。又或者，這種情況突顯了以往的社會中，儘管絕大多數的中國女性於自身生活裡均從事大量的「民俗藝術創作」，如刺繡、剪紙等，但如果並非成長於藝術家庭，她們接觸或學習「專業藝術創作」的機會是微乎其微的。

唐 張萱 虢國夫人遊春圖（宋人摹本）



唐 張萱 搗練圖（宋人摹本）





五代 顧闳中 韓熙載夜宴圖



唐 閻立本 步輦圖

再者，從這些女性藝術家的簡傳中可以發現，史家對於這些入史的女性藝術家們多以男性為中心的角度去記錄及評價。首先，大部份女性藝術家（包含“從良”的名妓在內）的簡傳中都記載有其丈夫的名字（見附錄）；反之，在為數千人以上的男性藝術家中僅有極少數記載有其妻子的名字。莫非丈夫們對於妻子的藝術成就居功厥偉，而妻子們對於丈夫的藝術成就則毫無貢獻嗎？

另外，許多用以評價這些女性藝術家的用語均偏向「女性化」，例如：畫風清婉、筆致秀逸

等。似乎，女性藝術家的風格應該就是女性化的。可是，另一個荒謬的現象是，如果一個女性藝術家能表現出「男性」的氣勢，那麼她是值得被稱讚的，例如，明末清初的女畫家李因便被讚為「畫多水墨，蒼老無閨閣氣」（頁206）。又如，清代的女書家姜淑齋被稱許為「筆力矯勁，不類女子」（頁334）。試問，我們何曾聽過史家用「畫多水墨，蒼老無閨閣氣」來稱讚男性藝術家？或者，一個男性書家會被褒揚為「筆力秀逸，不類男子」嗎？可見得，閨閣氣是不好的，畫得像女性是不對的，若想要掙得一席之地，女性藝術家縱然不能變性，至少也要忘記自己的性

別，努力的畫得像個男性。那麼，如此以男性特質做為單一評斷標準的評論家又是誰呢？在《中國畫論類編》（俞崑編著，民66）裡，計有一千三百一十一篇畫論，如果這些畫論多是由男性所撰寫，我們能要求他們從「非男性」的觀點來設想論畫標準嗎？如果不能，那麼上述用以評論女性藝術家的觀點是否公允呢？

參、結語

也許有人認為，歷史已成過去，提它何用？展望未來才是重要的；或者，認為女性在以往的備受壓抑是由於社會的發展所造成，既然現在社會結構已大大改變，婦女地位也大幅提升，何必再斤斤計較過去無法改變的事實？的確，歷史事件已然過去，若比較從前，今日婦女的地位簡直像在雲端；然而，誠如在前言中說過的，歷史並非絕對客觀，隨著時代變遷及社會價值觀的改變，歷史是不是可以重新被解釋？如果可以，我們是不是應該試著傳遞給下一代新的思維及重新被解釋後的「史實」？就美術史而言，雖然許多史料已難追索，但會不會仍有些被忽略而未入史的女性藝術家可被發現呢？又或者，如果以往用以評

論女性藝術家的價值觀可以商榷，那我們能不能集思廣益，試著建立另一種討論藝術作品及評論藝術家的觀點呢？往者誠然已逝，要追來者時亦需奠基於對往者的省思與檢驗之上。若性別議題不在國民美術教育中被提出，我們的下一代將難以回想中國到底有沒有女性藝術家。

註解

- 1 Simone De Beauvoir (1908-86) 是二十世紀女權運動的先驅，在其知名著作《第二性》(The Second Sex) 中，對於在以男性為主體的社會中，女性如何被視為「他者」，提出許多具影響力的觀點。
- 2 在此強調「入史」與否的原因，是考量有些中國女性藝術家的資料雖然出現在其他文獻，但在《中國美術辭典》中卻未登錄，本文限於心力，無法一一彙整，乃暫時以《中國美術辭典》中登錄者為研究範圍。

參考文獻

- 沈柔堅主編 (民78)，中國美術辭典。臺北市 雄獅圖書公司。
 俞崑編著 (民66)，中國畫論類編。臺北市 華正書局。
 Berger, J (1972) *Ways of Seeing* London: The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Collins, G., & Sandell, R (1984) *Women, Art, and Education*. Reston, VA National Art Education Association.
 De Beauvoir, S (1989) *The Second Sex* NY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53
 Nochlin, L (1994) Why have there been no great women artists? In Anne C. Hermann & Abigail J Stewart (Eds.), *Theorizing Feminism* (pp 93-116) Boulder Westview Press, Inc



戰國 帛畫 楚墓巫女圖

附錄 中國女性藝術家編年資料

說明 有關中國女性藝術家的史料整理耗時耗力，有鑑於美術老師即使想將教授中國女性藝術家，也常因資料不足而有心無力，在此乃先就《中國美術辭典》中所提及之女性藝術家進行初步彙整，希望能提供需要者一點幫助。

時代	姓名	繪畫類	備註
唐代	薛媛	詩文書畫	附夫名
五代南唐	董氏	道釋人物	
北宋	王李氏（1030-？）	善書畫竹石	黃庭堅姨母，附夫名
北宋	曹仲婉	丹青	
元代	管道昇（1262-1319）	書畫，墨竹	趙孟頫妻，即管夫人
明代	祈守端	工詩善畫	文徵明母，附夫名
明代	仇珠	人物，仕女	仇英女
明代	馬守真（1548-1640）	善蘭竹	名妓
明代	邢慈靜	書畫，善竹石	邢侗妹，附夫名
明代	薛素素	書畫，墨竹	名妓
明代	林天素	善畫山水	名妓
明代	傅道坤	善畫山水	附夫名
明代	范道坤	善山水，竹石，花卉	附夫名
明代	梁孟昭	善山水，花鳥	附夫名
明代	文璫（1595-1634）	善花卉蟲草	文徵明玄孫女，附夫名
明代	吳淨簪	善花鳥草蟲	陳洪綬侍妾
明代	黃媛介	工書畫山水	附夫名
明末清初	李因（1610-1685）	工花卉禽鳥	附夫名
清代	徐眉（1619-1664）	擅畫蘭卉	名妓，附夫名
清代	周淑禧	善花鳥草蟲	榮起次女
清代	王正	善畫花草	附夫名
清代	蔡含（1647-1686）	善花卉禽魚	
清代	陳雪（1660-1736）	善山水人物花鳥	附夫名
清代	惲冰	善沒骨花卉	惲壽平族曾孫女，附夫名
清代	馬筌	工花草	附夫名
清代	湯密	擅畫蘭竹	
清代	駱綺蘭	工寫生	附夫名
清代	薩客達·介文	善花鳥草蟲	附夫名
清代	潘淑	善畫山水	附夫名
清代	程懷珍	善畫山水	附夫名
清代	繆嘉蕙	工翎毛花卉擅畫	侍慈禧太后，附夫名

時代	姓名	書法類	備註
東晉	衛鑠（272-349）	隸（楷）書（即衛夫人）	王羲之早年師，附夫名
清代	姜淑齋	行草	

時代	姓名	工藝類	備註
唐代	盧眉娘（792-？）	擅刺繡	
宋代	朱克柔	擅絳絲	
明代	韓希孟	工刺繡	刺繡家顧名世媳，附夫名
清末	丁佩	擅刺繡	附夫名
清末	胡蓮仙（1832-1899）	擅刺繡	附夫名

時代	姓名	陶瓷類	備註
南宋	舒媯	長於燒製爐甕	製瓷家舒翁之女

時代	姓名	雕塑類	備註
北宋	嚴氏	擅刻木	沙門羅能妹，受封伎巧夫人